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 第一三九回 闖房間痛罵滑頭 驅恩客難為名妓

且說章秋谷大踏步跨進對面房間，那姓焦的正在那裡搖頭擺腦的自鳴得意。猛然見章秋谷闖了進來，也不覺吃了一驚，心上狼覺得有些忐忑，連忙立起身來，口中說道：「你平空闖我的房間，是何道理？難道堂子裡頭沒有規矩的麼？」正說著，洪素卿已經趕了過來。那姓焦的見了洪素卿，便大聲說道：「你們堂子裡頭究竟有規矩沒有規矩？怎麼好好的平空有人闖起房間來！」洪素卿不及回答，連忙走過去拉著秋谷的衣服陪笑道：「章大少，謝謝耐，請到格面去坐。堂子裡向格規矩，章大少阿有啥勿曉得？」

秋谷笑道：「你不要這般害怕，我只要和你們這位焦大少說一句話兒，有什麼事情都是我一個人承當，與你不相干，你只顧放心。」說著，便對著那姓焦的把手一拱，含笑道：「我闖了你老哥的房間，是我一時鹵莽，你老哥不要見怪。如今有一句話兒要請問你老哥。」

那姓焦的見秋谷無故闖他的房間，心上自是□分不快。但是從來有一句俗話，叫作「楚霸王尊拳，不敵張子房的笑臉」。那姓焦的心上雖然焦躁，看著秋谷笑容滿面的好好和他講話，便也發作不出來，只得答道：「你要問什麼話兒，只顧說。」

秋谷又笑道：「論起理來，這件事情與我毫無干涉，我也不必來管這般閒帳。但是今天既然同著我們敝友跑到這個地方，你們兩位又彼此鬥起氣來，我們做旁人的免不得也要出來說句話兒。請問老哥，今天當真的要與敝友鬥氣，吃三□二台酒麼？」

那姓焦的大笑道：「這個話兒方才已經講過的了，那一個反悔的便是個不要臉的畜生！如今何必又來提起？」秋谷又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老哥吃酒的錢怎麼樣？還是現付的呢，還是賒帳的呢？」

那姓焦的聽了，面上不由就呆了一呆，停了一停忽然哈哈的笑道：「你又不是堂子裡頭的管帳先生，用不著你來多管。」秋谷道：「不是這般說法。你們兩位既然彼此鬥氣，大家爭的就是這一點兒面子。要是一時間混鬧一陣，鬧得一塌糊塗，到了後來拿不出現錢來，這個面子爭他做什麼呢？方才聽你老哥的口氣說起來，不要說是三□二台，就是三百二□台你老哥也要陪我們一下。既然為著大家鬥氣，你老哥總帶著現錢來的。我說句放肆的話兒，請你老哥把身上帶的錢拿出來給大家看一下，一則顯了你老哥自己的聲名，二則也好叫我們敝友心服。我們敝友今天跑到這個地方來，只帶了四百多塊錢，合計起來差不多剛剛三□二台酒錢。如今我也叫他帶的錢拿出來給你老哥看一下。」說著，便回過頭來叫著王小屏道：「你把身上帶的鈔票拿出來，給大家看一下。」王小屏聽了，果然在身上掏出一卷鈔票來，走過去遞給秋谷。秋谷點了一點，把鈔票放在桌子上，對著那姓焦的說道：「請你老哥看看，一古腦兒四百五□五塊錢。你老哥身上的錢在那裡？也請拿出來，我們大家瞻仰瞻仰。」

那姓焦的到了這個時候，臉上的神色未免就有些不對起來，只得勉強支吾道：「我帶錢不帶錢，與你什麼相干？我就是有錢，你也沒有一定叫我拿出來的權利。我不給你，你又有什麼法兒？」秋谷冷笑道：「我們自然沒有一定叫你拿出錢來的權利，但是今天的事情不比別的，原是你們兩家賭氣，大家鬧個闊大爺的牌子，那有不帶現錢的道理？不是我在這裡講一句不中聽的話兒，今天拿不出錢來的，就是那天字第一號的滑頭碼子！你老哥可不要見怪。」

那姓焦的聽得章秋谷的口氣越逼越緊了，一時間騰挪不得，臉上竟紅起來。停了一停，只得又道：「上海灘上的客人，要是在堂子裡頭吃酒都要付起現錢來，那就連路都不用走了。況且我在他們這裡欠帳，自然和他們有欠帳的交情，只要他們自己放心就是了，要你來著急做什麼？」秋谷大聲道：「欠帳不欠帳，交情不交情，我都不管。總而言之，今天這件事情，有錢的就是上風，沒有錢的就是飯桶！你當了個嫖客，連這幾個錢都拿不出來，還混鬧你的什麼架子！我勸你還是早早的跑到別處去罷，省得當場出醜，面上無光！」

那姓焦的聽了秋谷這番說話，面子上一時過不去，大怒道：「你究竟是個什麼人？我認都不認得你，你平空闖了我的房間，還要在這裡滿嘴裡混說！我那有這樣的閒工夫來和你鬥口，快快的給我請出去！」秋谷淡淡的笑道：「我闖了你的房間是我的不是，等會兒自然向你服禮。如今只要請你把身邊的錢取出來給我們大家看看，一則塌了我們的台，二則裝了你自家的幌子。到了那個時候，我們情願自認下風，塵土不沾，拍腿就走。難道這樣光天化日的世界，你拿出錢來，我們會搶了你的不成？」

那姓焦的聽了一言不發，只把一雙眼睛不住的望著洪素卿。洪素卿把那一點朱唇略略的動了一動，一雙俊眼微微的斜了一斜。那姓焦的得了這個暗號，立時立刻的膽大起來，對著章秋谷冷笑道：「你認著我姓焦的真個的拿不出錢麼？老實和你們講，這個時候身上卻沒有帶來。既然你們一定要看，我就立刻回去取來給你們大家看看！」說著立起身來往外就走。

章秋谷搶上一步，把兩手一攔，口中喝一聲道：「且慢！」那姓焦的見了這般光景，只得立定了腳道：「你這個人不要是犯了瘋病罷？我要回去拿錢，為什麼你來攔阻？平空的和我這樣歪纏，我今天也不知是那裡的晦氣！」秋谷正顏厲色的說道：「你們既是大家賭氣，那有身上一個錢都沒有的道理？分明是你們大家通同作弊，有心硬捉姓王的，把他當個瘟生！這樣鬼鬼祟祟的事情，我章秋谷眼睛裡頭也不知見了多少，你哄騙別人也還罷了，竟想平空的騙起我來！你們未曾舉意，也該應打聽一下我章秋谷是個何等樣人，那裡會上你們的圈套？就算據你自家口中的說話立時立刻的回去拿錢，安知不是你們彼此商量妥貼，暫時拿出錢來糊裡糊塗的搪塞一下？就算搪塞過去，又叫我們到什麼地方去查呢？」

章秋谷說到這裡，那姓焦的不覺形容大變，一時說不出什麼來。洪素卿見了這般模樣，心上□分著急，只得趕著說道：「焦大少來浪侃搭，倒一巡規矩矩格……」秋谷不容他說下去，就截住他的話道：「算了，算了，不用說了。勸你少講幾句罷。我是留著你的面子，不肯和你為難。你們的事情那一件是瞞得過我的？到了這個時候，你就是再要幫他說話，也是不中用的了。」洪素卿聽了，滿面上漲得通紅，低下頭去，不敢開口。

那位焦大少爺見了，心上也不覺拍拍的跳。但是事情到了這個地步，不得不大著膽子硬挺一下。便按定心神大聲說道：「別樣話兒你混說也還罷了，怎麼這般說話你也混說起來！你說我和他們通同作弊，有心捉他的瘟生，可有什麼憑據沒有？」

我倒要請教請教。」秋谷笑道：「這些事情，憑據不憑據我都不管。如今世界上的事情只要有錢，不論什麼事都辦得到。有錢的便是嫖客，沒有錢的就算滑頭。你如今既然拿不出錢，就是個滑頭碼子。這個地方，不是你可以挨在這裡的，請你快些出去罷。」

那姓焦的聽了，知道秋谷已經窺破他的底蘊，索性把心橫了一橫，口中嚷道：「如今上海地方連王法都沒有的了！我有錢沒有錢與你什麼相干？你又不是開堂子的老闆，為什麼要你這般著急？」秋谷冷笑道：「堂子裡的老闆也罷，信人也罷，總而言之，長話短說，今天你拿不出錢來，就請你快些出去！」

那姓焦的索性立起身來，把桌子一拍道：「你闖我的房間，我還沒有趕你，你倒要趕起我來，真是笑話！」秋谷道：「你滿口牛皮，雖然說得□分相像，無奈你那幾處的錢莊、銀號，都沒有和他們打個照會，他們都不肯承認你這位東家。如今好好的請你出去，老實說，還是你的便宜！如若不然，你借著錢莊、銀號的聲名在外面招搖撞騙，哼哼，只怕到了那個時候吃不了兜著走呢！」

那姓焦的聽了不覺得毛骨悚然，回答不出。正還想支吾幾句，秋谷早搶步過來，一手拉著他的衣服道：「我也不來難為你，勸你好好的走罷。」說著，輕輕的拉著他就走下樓去。那姓焦的本來是個一兩幾錢的老槍，又是酒色淘虛了的軀殼，那裡禁得起秋谷的神力，口內連連的嚷道：「不要拉，不要拉。」一個身體卻不因不由的跟著秋谷往外飛跑。

秋谷一直把他拉到大門外面方才放手。只把他拉得喘作一團，上氣不接下氣的說道：「上海地方是有巡捕的，你怎麼這樣的動蠻？」秋谷笑道：「我又沒有和你動手打架，不過好好的請你出去，什麼動蠻不動蠻！你要和我打巡捕官司，我在這裡恭候。」那

姓焦的又喘噓噓的說道：「你是個好的，不要逃走！」秋谷明知道這幾句話兒，不過是個自己落場的法兒，笑著應道：「我在這裡候你□年。」說著，又對他把手一拱道：「今天多多冒犯，對不起你老哥，我們等回再見。」說罷，便笑吟吟的走了進去。

陳海秋見了秋谷走進來，立起身來把手在秋谷肩上一拍，把一個大指一伸道：「今天這件事情，是你一個人的功勞，我要記你大功一次！」秋谷一笑，回轉身來對著洪素卿道：「這個姓焦的是個上海灘上的大滑頭，你們不該聽他的話兒。得罪幾個客人還不必說他，這樣的聲名傳出去，給人家知道了，以後怎樣的做生意呢？」

正是：

劉郎前度，桃花人面之思；杜牧揚州，芳草天涯之夢。

要知後事，請聽下回。